



四月洛阳牡丹开

□逸名

四月的洛阳,满城飘着牡丹香。这朵繁茂于大唐的盛世之花,在十三朝古都演绎了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大气,也演绎了“花开花落二十日,一城之人皆若狂”的壮丽。

当看到洛阳牡丹盛放在奥运会、亚运会、世博会会场;当看到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宣传片出现在上海的国际机场;当手中捧起一杯香浓的牡丹茶,或信手拈起一块牡丹饼,不禁想起当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,她绝对想不到,曾经被自己随手一贬的牡丹花,会在千年后盛放于洛阳城,从最初的农家小院走向了国际舞台。

远隔时空,让我们为女皇捧上一杯牡丹茶,不知能否让她想起当年的那句“花须连夜发,莫待晓风吹”,是否也能想起当年被她烧成焦木的花枝。

四月的洛阳,汇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面孔。他们都是奔着牡丹而来,带着一

分好奇,到底是怎样一种花,能不畏权贵,在百花慑于皇威纷纷开放的时候,唯独她不从,宁可被发配洛阳?他们还要看看,这朵最初被冷落的花,是否已改变了性格?

四月的洛阳,牡丹带着整个冬天里蕴育的精气神款款而来,一如当初,不早不晚,刚刚清明过后。若是二月来,任你千呼万唤,她就不肯出来,坚守着花期,执著着大自然的规律。若你六月来,她的花期已过,纵使你千般抱怨,她还是安安静静地休养生息,笑着世人从面前走过,笑着周围的花儿风情万种,不悲不喜。

四月的洛阳,人人皆为牡丹狂。人们常把花比作女子,牡丹是怎样一名女子呢?如果说荷花是楚楚动人,让人心生爱怜的小家碧玉,那么牡丹就是大方端庄的大家闺秀,在你仰望和倾慕了许久,给你舞一场盛大的霓裳羽衣后飘然离去,留给

你的是夜夜的魂牵梦萦和无限的相思盼望。如果说梅花是不屈不挠、奋勇争先的职场女强人,那么牡丹除了具有女强人好胜的性格之外,还多了一分妩媚,一分娇艳,在铮铮傲骨的高贵外表下,还有一分知性女人的柔美,让人在感受她的自信和热情的同时,会生出想捧她在手心的怜惜。

作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,也具有牡丹的性格。同样是出身寻常人家,牡丹历经千锤百炼成为百花之王,武则天在14岁进宫、67岁成为女皇,她们拥有的是一样的气度和智慧。她们也都有知性柔美的一面,来看女皇的诗:“看朱成碧思纷纷,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常下泪,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这是武则天在感业寺时写给高宗李治的。试想一下,看到这首诗,李治哪还能安稳地坐在宫中?现在想来,可能是因为牡丹和武则天的性格有太多的相似,而武则

天的内心深处,又是极其没有安全感,她是容不得甚至嫉妒这种性格,所以才有了“贬牡丹”一说。不过,被她贬到洛阳的牡丹不但没有败落,反而更加高贵艳丽,她现在也应该彻底被牡丹精神折服了吧!

最喜欢作家张抗抗的散文《牡丹的拒绝》:它美得秀韵多姿,美得雍容华贵,美得绚丽娇艳,美得惊世骇俗。如果它再被贬十次,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。它不开则已,一开则倾其所有挥洒净尽,终要开得一个倾国倾城,国色天香。

开,倾其所有;落,惊心动魄;不开,则安之若素。

这就是牡丹,坚定,坚守,执著。

这就是洛阳,雍容,大气,时尚。只有牡丹才能托起她的厚重,只有牡丹才能匹配她的流光溢彩。只有在洛阳这片土地上,才能孕育出这一城的国色天香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,以奉薄酬)

老城印象

□吕萍

与你的厚重相比,我不过是一粒尘埃。

如果说,前世我曾来过这洛水之滨,那么,今生我依然是飞过这老城的一粒尘埃,汲取十三朝的古韵,在历史的凝重里舞一段轮回之恋。

我知道,你悠悠的帝都历史承载了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,而我浅浅的一声感叹根本惊不起你的一丝波澜,然而,我依然还是飘来了,飘到你的怀抱,哪怕只是路过你的眉心揽一眼对视,或者,途经你的胸怀感受一缕温暖。我知道我的指尖够不着你的华丽,而我的奢望也仅仅是,来过。

我是在暗夜时分降临到你身边的。

昏黄的路灯,和两旁店铺门口透出的微弱光亮,让我不需要十分努力,便能看清你风蚀年华背后的斑驳往事。

往昔依旧在鳞次栉比的瓦檐屋脊间生动着,来自千年的恢弘底气早将一砖一草熏陶出洛神之香。而高大的丽京门下,有一粒尘埃正虔诚地仰望,在深秋的夜幕里,我唯有深深的感动。

青色的石板路,陈旧的布幌子店招,窄小的门洞,幽长深邃的巷子,漆黑又静谧的庭院,以及巷子深处暗淡的一星灯火,都摇曳在一粒尘埃的记忆里,仿若重逢。

想从夏至后晋,你一直为秦陇之咽喉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风云更迭之际,无数尘埃落地,或许,你我早已会过一面,因一滴洛河之水,因一缕牡丹花魂,因一片祥瑞之气。想这“九州腹地、十省通衢”之地,会这一面,是巧然,也是必然。

想邙山之外,一条瑰丽的丝绸之路始于你的足下,河图洛书源出华夏文明,我,慕名而来一会,只为见一见这煌煌祖宗业,只为识一识这峻函帝宅、河洛王国。想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上,繁衍生息,

渔猎稼穡,我便来了,轻轻地,不惊扰你的一颦一笑。

晨钟暮鼓里,巍巍帝王大业的长卷被轻轻展开,从洛河到伊水,从道儒经佛玄礼理的始盛到圣贤云集,从唯有杜康到洛阳牡丹甲天下,从地动仪到造纸术,我唯有深深的震撼。

不知道有谁会在一粒尘埃的造访,更不知道有谁会留心一粒尘埃的震惊,而我,兀自以虚怀接纳我的感动,以温柔描摹我的情感。我飞不出历史的饱满丰润,我亦不愿飞出一卷的悠久苍凉。

如此,在一个暗夜时分,我以一粒不起眼的尘埃的姿态,从老城的青石板路上,从你的身侧,匆匆飘过。你似高僧入定,任老城在寂静里飘出桂香来。原来,沉寂千年的相思,竟是飞越雕花窗棂,飘散在青石板上的一缕幽香。

偷偷地,我望一眼陈旧门楣里浮动的人影,他们早已走出千年的繁华,在一举手一投足间,书写着日子的平淡和宁静。我知道,纵是如此,依然掩不住昔日荣华盛足的璀璨,哪怕一扇木门,一口老井,一级台阶,一只旧燕,都依稀闪着当年的繁荣。

我,一直想寻找一处能够测算前世今生的卜卦之所,悄悄地探测一下不长不短的生命礼札中,我终究会飘向何方。而夜太暗,那卜卦之地早已闭门谢客,而我的虔诚亦不足以抵消我对黑暗门洞的恐惧,在追寻一粒尘埃的命运面前,我却步了。

其实我降临老城,不仅仅是为了卜测命运,我一直相信,老城是有灵魂的,而我,只想做一粒寻魂的尘埃,在时空的碰撞里,找到自己的位置,而你与我,终究不过是一场路过的缘分。

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,以一粒尘埃的微小,还不曾落定,我又将飞去。

梨花白

□路来森

梨花白,白得清,白得洁,白出一种碎玉般的冷香。

“砌下梨花一堆雪,明年谁此凭栏杆”、“冷艳全欺雪,馥香乍入衣”、“常思南郑清明路,醉袖迎风雪一杈”,古人写梨花,大多以雪喻之,皆因雪之莹洁、纯净,恰与梨花之白、梨花之品性相映照。

昔年,我居乡下,村庄南山,沙土均为红色。其时,南山之上,遍植梨树,多为经年老树,枝干粗大,老皮皴皱,婆娑沧桑。暮春时节,梨花盛放,满山滚雪,团团簇簇,滔滔涌涌,气势非凡。丽日晴光里,那挥洒的梨花,竟笼上一层明亮的光辉,满是普照的圣洁。梨树林外,仍是大片的红砂壤,迤迤漫漫地铺展开,霍霍如火,映衬之下,那梨花更是白得明净。

这样的梨花,站在远处看,心中也是一片皓白。我却更喜欢那单株的梨花。一树梨花,立在田野间或是沟岸旁,春日明媚里,浑然如雪,那白,竟是白得艳丽而丰富,仿佛日光七色全融于其中了。冰姿玉骨,一树梨花,是最能担当的。清晨,遥看一树梨花,它的白净素雅,常常让我产生不尽的遐思,想到《逍遥游》里的那位“神人”：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;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;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冰雪玉人,高洁、亮白、纯净到不食人间烟火,梨花,是具备“神人”特质的,或者说,具备这样的“神人”之魂。

“梨花魂”,这样的三个字,也让人觉得情致饱满。

一枝梨花,最是有趣味,也风雅。

在乡下工作时,家属院内,住一老嫗。老嫗庭院东墙根下,就植一株梨树,花开时节,总有枝头探出墙外,哗啦啦的白,流淌一般,引得过往行人,不断地驻足、回首。“一枝晴雪”,用这样的句子描绘梨树的花枝,也亏古人想得出来。念着这样的句子,眼前就颤动着丰韵的花枝,端的是清静、明亮,冷艳照人。

赏花,须得佳时。赏梨花,我觉得最好是在清夜。天上,朗月一轮;人间,清辉一片。一树梨花,就在这样的夜晚静静地开着。“静夜沈沈,浮光霭霭,冷浸溶溶月”,那枝上梨花,也冷艳出一树清辉,透散出阵阵寒香。

这样的夜晚,梨花树下,适宜独处,也宜清淡,更宜横笛长吹。

一个人,静默于一树梨花之下,看花上清辉流淌,珠圆玉润;嗅花间冷香四溢,漫澈心骨。人,也变得骨清颜秀。若是有些许清愁,梨花也载得动。

与二三知己,花间信步,细语款款,月光光,花亮亮,清静得让人心软。那些烦忧的日子,那些累积的愤懑,便被梨花的冷香穿透了。友情、亲情,也似水洗般清洁明净。梨花月下吹横笛,真是风雅之至。那笛声,是仙乐,此曲只应天上有。在笛声里,梨花之神在起舞。不能不舞,不得不舞,只因花事太美,笛声过于翩跹,蛇一样婉转滑润,滋溜溜地,劲道得足。明月,梨花,横笛……

这一夜,月正明,花正开。什么也别说了,还是赏那清夜梨花吧。

